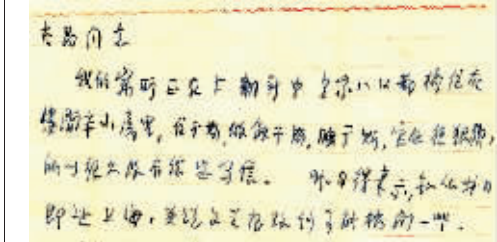


朱光潜是位不倦的爬山人,在翻译西方古典美学名著方面,他不遗余力。1980年,他在83岁高龄之后,又决心翻译18世纪启蒙运动著名学者维柯的代表作《新科学》,1986年辞世前译完。他是扑在《新科学》而去的。

《新科学》内容广泛而深奥,文字也极为难译。比之他先已译过的柏拉图的《文艺对话集》、莱辛的《拉奥孔》、爱克曼的《歌德谈话录》、黑格尔的《美学》等,他说,翻译《新科学》是“最为吃力了”。钱钟书说:“朱先生很勤奋,年近九十的人了,还在翻译这样的著作,是很费精力的。”季羨林说朱光潜主动挑起翻译这些“号称难活”的著作,“在世没有第二人。”

朱光潜翻译《新科学》艰难,由于记忆力的减退和不时插入的“杂事”,他只好断断续续,争分夺秒,锲而不舍,认真勤恳地去逐渐完成。1981年4月23日,他曾高兴地同我谈起《新科学》译稿已过半,但先译出的部分初译时遗



朱光潜给吴泰昌的信（局部）

我为什么喜欢直排本

钱文忠

和很多人一样,我是喜爱台湾版的学术书的。单从外观而论,它们的装帧设计、印刷纸张、排版风格,就够诱人眼睛了。但是,我却从来没有认真想过,自己的书也能够出台湾版。

《玄奘西游记》能够有缘登陆美丽的宝岛,实在是拜诸多师友的善心愿力所赐。我在大陆版的前言和后记里,已经对其中的很多位表达了我由衷的谢意和感恩之情。这次,我更是要特别感谢印刻文学生活杂志社总编辑初安民先生,以及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所属上海书店出版社社长王为松先生,正是他们两位的合力,使我的原本是虚无缥缈的梦想在很短的时间内成为了触手可及的现实。

对于出版台湾版,作为书的作者,我反复强调了一个愿望,那就是,我坚持要求《玄奘西游记》的台湾版必须直排。这个要求里面当然隐含着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珍爱和追慕,我想,这是两岸的读书人都不难理解的。同时,却也还有一点小小的原因,我愿意在这里写出来,与大家分享。

同样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的“十力丛书”前附有德高望重的王元化先生的“序:读熊十力札记”,这是一篇精彩的大文章。王元化先生特别标举出熊十力先生读书方法的精要,凡十六字:“沉潜往复,从容含玩”、“必谨缺疑,而无放失”。这对我发生了震撼,令我反思自己乃至当代人的读书态度和方法。我还想起一件依然和熊十力先生有关的逸事。一位后来也卓然成家的大学者,早年向熊十力先生请教。他对着熊十力先生,滔滔不绝地批评自己所读过的一部古书。不料,熊十力先生拍案大怒:你读书应该先读出书的好来,还没有读透就肆意批评,难道这算是读书吗?!这位学者受此棒喝,若受电然,由此幡然醒悟。

王元化先生的文章和熊十力先生的逸事,说明的都是大道理。我在坚持直排的时候,想的却是一个小问题。读直排的书,脑袋是上下移动的,似先露敬畏之心;读横排的书,脑袋是左右晃动的,似先露轻蔑之意。哪种比较接近于熊十力先生的心意呢?窃以为,应该是前一种。说出来,或许有点小题大做的可笑,却是我内心真实的想法和考虑。

我平素和佛教界的高僧大德就比较亲近。然而,就在准备《玄奘西游记》台湾版的短短一两个月的时间里,我和高僧大德的缘分就特别殊胜。我先后有缘在南京拜见了栖霞寺方丈隆相大师、玄奘寺方丈真大和尚,在普陀山又有幸拜见了普陀山全上总方丈戒忍大和尚。尤其是就在前几天,我在自己家乡无锡宜兴的大觉寺拜见了多年未能见到的星云大师,得知大师是在我家乡的寺院出家,而我的家乡由此有幸成为大师的祖庭之地,更是心生欢喜。

高僧大德所体现和传达的慈悲情怀,是生活在当今世界的人们的宝贵财富。愿我们珍惜守护,永不堕失。

“由我负责奉酬”

吴泰昌

留下来的一些问题,校改时又要花很多时间,校改一遍不行,要校改几遍。而本月27日他要去承德参加大百科全书编委会,约半个月后,才能接着译《新科学》,他感到时间特别不够用。

朱先生刚着手翻译《新科学》时,就遇到了一次大的“干扰”。1980年,安徽人民出版社拟出版几本家乡名家的散文随笔集,他们首先想到了朱光潜。朱先生说,自己“是在安徽文化传统和师徒提携下哺育起来的”,乡情难却,欣然允诺了。考虑到他的时间和精力,朱先生和出版社委托我去编选。朱先生对这个选本很重视,因为他“一直是写通俗文章和读者道家常谈心来的”,解放前他写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谈美》等曾影响一时,解放后他也写过大量的随笔短文,但从未汇集出版过。朱先生亲自考虑这个选本的篇目,重新校看,甚至连请画家丁聪设计的封面和人像速写也过目,他既写了序言,又看了我写的编后记。在《艺



文杂谈》编选过程中,他多次写信约我去北方面谈,他常常是放下《新科学》的译稿,来和我谈。

1981年11月初,我在去上海前写信给朱先生,告他《艺文杂谈》已付梓,下月可出版。不久我收到他11月9日给我的复信:“我的寓所正在大翻新中,全家八口都挤住在楼间半小房里,住于斯,饭于斯,睡于斯,实在很狼狈,所以很久没有给您写信……‘艺文杂谈’劳您一手搜寻杂稿和负责编辑工作,才可这么快就付印,实铭感无暨,已函安徽人民出版社编辑曾石铃同志照例致酬,如果出版社无先例,那就由我负责奉酬,丁聪同志处也是如此。现校改‘新科学’译稿已过半,大约明春可付钞和付印。允从回京后盼详谈。”

朱光潜对《艺文杂谈》很满意。他在书的序言中说“这部选集忠实地记录了我在文学和美学方面摸索道路的过程,不但见出我的思想发展,而且也描绘出我这个人的性格面貌。”他说丁聪设计的封面朴素大方,符合他的心意。看着放在扉页上丁聪速写的他的头像,直笑着说:“这个小丁,这个小丁……”当我有次告诉丁聪,朱先生在翻修房子,住处狼狈时还惦记出版社如无先例给我们稿酬,说由他负责奉酬,丁聪听了哈哈大笑,连声说:这位朱先生,搞了一辈子美学的朱先生……

易建联终于去了密尔沃基,在报纸和电视上看到他受到那里的华人和美国球迷的热烈欢迎,我想他不会后悔这样的选择的。

密尔沃基是一座小城,包括城外的人口在内,也只有60多万。宁静之地,还不仅仅在于人口,城东阔大的密西根湖和城西茂密的森林,几乎将小城包围,小城镇显得小得如同果仁巧克力里那一粒小小的榛子,除了清静之外,便是清新了,空气里真有一股榛子的味道。难怪美国的国家森林总部就设在这里。密尔沃基的球队之所以命名为“雄鹿队”,也和它拥有这样的森林有关。在林边的路上,常能够看见注意鹿出现的路牌,牌子上画着鹿的画像,偶尔也能够看到被不小心的汽车撞死的漂亮的小鹿。

密尔沃基小城

肖复兴

去年的春天,我曾经到过密尔沃基,那里离芝加哥100公里左右的路程,驱车一个多小时。这是从中国到那里的唯一之路,易建联就是这样步入他的NBA之旅的。密尔沃基位于威斯康辛州的东南部,威州是美国著名的农业州,以奶牛和奶酪最为有名,它还盛产西洋参。所以,四周都是开阔的牧场,一望无垠的田野,很像我当年插队时的北大荒。驱车前往密尔沃基,一路包周易建联的都是这样的景色,会让他接近质朴的大自然。

密尔沃基虽小,在美国的历史并不算短,18世纪之初,就有冒险的法国传教士和皮毛商踏上这块土地。所以,如今的密尔沃基有老城和新城之分。新城最吸引我的是新建不久的美术馆,就坐落在密西根湖边,洁白的外观,别

塞尚终于离开巴黎,扎根故里埃里斯,朝朝暮暮在维多利亚山的怀抱中寻找自己的造型世界。他劈、切、折,解剖了天天熟视的自然,构建他视觉中的永恒之美。他的执著与信仰为人类开拓了一个新世象——塞尚的世界,现代艺术之父。

这一切发之于一颗虔诚的心,艺术之心灵。

老同窗闵希文沉浮艺海七十余年,

序闵希文画集

吴冠中

油瓶,偶有几只鲜果。醉心于艺的希文,这里就是他的维多利亚山了,他依旧挣扎着画这些油瓶汤罐,他所见的都是维多利亚山下的花卉顽石吧,他的生命消耗于此,他依之生存。

白发多时故人稀,我们是真正的

稀友了。



白雏菊（油画） 闵希文

丁亥重阳登姑苏穹窿山

聂世美

危岩耸律接苍穹①,隐隐烟波一望中②。偶染青脂仙气重③,数亲磐石墨香浓④。云笼兵圣著书地⑤,树识薪王盖世功⑥。千古名山恢寂寞,行看红叶下西风。

注:①穹窿山「形如股钗,山高而深,海拔三百四十一米七米,向称「吴中第一峰」。②烟波:指太湖。③青脂:晋张华《博物志》卷一:「名山大川生石脂玉膏,食之不死。」又宋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卷中:「穹窿山在吴县西六十里。旧传赤松子食桂实石脂,绝食仙去,尝于此山采赤石脂。」④磐石:清徐松《百城烟水》:「穹窿山东岭下有磐石,高广丈许。相传朱买臣读书其上,后人呼为读书台。」今磐石犹镌有明都穆所题行书:「汉会稽太守朱买臣读书台。」⑤兵圣:谓大军事家孙武。⑥薪王:谓一代名将韩世忠。

致的造型,如同一只大鸟双翼的巨大屋顶,没进老城远就能够望见。它的这双羽翼和真的鸟一样,是可以自由张开闭合的,有意思的是,它张开时是开馆,闭合时则表示闭馆了。里面的展品非常丰富,光摩儿的雕塑就不比到我我国那次来展览的少,实在让我感叹。老城其实主要就是一条小街,街两旁的房子古色古香,店铺鳞次栉比。不过,都是一些袖珍小店。我在一家东非餐馆里吃的晚饭,来自非洲的茶和山羊肉,味道在北京是绝对品尝不到的。老板娘也来自非洲,亲自端盘送饭,客人虽然不多,却也怡然自乐,和我谈起北京,和我对非洲一样

的好奇和向往。

密尔沃基受德意志文化影响很深,它的啤酒在美国非常有名,类似青岛啤酒在中国一样,提起来谁都知道,而且味道和青岛啤酒很相似。在超市里,密尔沃基啤酒摆在显眼的位置上,古老的商标很打眼。古老的啤酒厂,就在密尔沃基的城边,如今成为了啤酒博物馆。

通往湖边和森林,都特设了观光通道。特别是从湖边上山去林区的道路,蜿蜒一路,两旁尽是郁郁葱葱的树木和掩映在林荫中的别墅小屋,真的是十分漂亮,你会觉得密尔沃基在这里整个就是一座曲径幽深鸟鸣林幽的大



公园。在林子深处,威斯康辛大学密尔沃基分校就在那里,砖红色的教学楼在绿色的映衬下,那样醒目和清爽,如同落日在林中。

在林子深处,路过一家别墅,大概是要搬家,正在把许多东西摆在外面卖,大到沙发,小到皮鞋。我花了11美元从中挑选了两幅木刻,画框不大,只有半尺见方,却都有画家的亲笔签名,只是签名潦草,不知道是哪一位。不管有名还是无名,画得不错,一幅雨中的马车,一幅阳光下的马车,一个孩子坐在马车尾部的槽帮上,灿烂地笑着在向人们招手,背景都是森林,是密尔沃基的森林。

带来“贺礼”。礼物是一张条幅,大字是“闲云高鸟共身轻”,上款小字是“英志同志乔迁之喜”,下款小字是“乙亥夏钱仲联胡子远录郑大鹤同谨贺”,字乃我十分熟悉的钱仲老“瘦硬体”,苍劲有力。这份贺礼太珍贵了,带给我意外的惊喜。因为我虽然师从钱仲老多年,除了出版《古典美学传统与诗论》一书时请钱仲老题过签外,从未向钱仲老索过字。此次却“得来全不费功夫”。与钱仲老合送条幅之雅事当是胡老师促成的。“闲云高鸟共身轻”为晚清著名词家郑文焯之句,原见郑《浣溪沙·从石楼、石壁,往来邓尉山中》。郑文焯字叔问,号大鹤山人,精通音律,词风近宋人周美成、姜夔,著有《大鹤山房全集》。钱仲老借用此句大概是因为我住进四层楼的缘故吧。

二三天后我乃登钱府拜谢钱仲老,入座不久,钱仲老就起身进了书房,转眼间取出一条条幅给我看,我忙起身欣赏,以为是钱

王英志

钱仲老两贺“乔迁”

仲老为他人书写的新作,大字是“更上层楼看大千”,而上款小字竟然仍是“英志同志乔迁之喜”,下款小字是“乙亥夏钱仲联谨贺”,下盖了两枚印章:“钱仲联印”、“梦哲”。钱仲老名萼孙,字仲联,以字行,号梦哲,其号乃寄托怀念故乡苕溪(湖州)之意。“更上层楼看大千”,自然是用唐代王之涣《登鹳雀楼》“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意思,是希望我登高远望,去观看大千世界,寄托着先生对我人生与学业的殷切期望,意思显然比前张条幅深刻。我当时简直是恍如在美梦中,钱仲老明明前两天刚送了我一“贺礼”,我已是感激不尽,怎么今天又送“贺礼”呢?不过来不及细想,只觉得眼眶湿润了,连连向恩师鞠躬致谢。

钱仲老为何两次祝贺弟子“乔迁之喜”?回去后我不停琢磨,是否钱仲老认为与人联名祝贺,还不够“郑重”,不能完全表示自己的心意,因此又特别以个人的名义用心重写一条幅来作弥补呢?总之,这是老师对学生充满爱心的表现,是先生秉性极其认真的佐证。

明日请看《探望曹禺》。

十日谈

冬至的怀念